

汉藏语系修饰指称词子句的类型和历史发展——从日旺语（独龙语）说起

罗仁地（Randy J. LaPolla）

[提要] 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中，修饰指称词的子句结构，即所谓的“关系子句”和“名词补语”的类型较多，不仅不同语言有不同类型，而且同一种语言也可能有几种类型。本文基于极点构式语法，以日旺语（独龙语）为出发点，讨论汉藏语系语言呈现的不同结构类型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历史关系和发展途径。在汉藏语系语言及其周围的语言里，修饰指称词的子句结构常与指称标记（名物化标记）结构、领属结构有密切关系，因此，本文对这 3 种结构之间的关系作出阐释。历史上，泛指中心词的修饰子句结构导致了指称标记后缀的发展和有指称标记修饰子句结构的产生。由于修饰子句有指称功能，所以“修饰子句 + 中心词”就是“指称词组 + 指称词组”，而且修饰子句可以以后置于中心词的同位结构形式出现。汉藏语系语言的修饰子句经历了从无标记到有标记再到修饰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的 3 个发展历程。

[关键词] 汉藏语系 日旺语（独龙语） 修饰子句 名词补语句 语言类型学

一 引言

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中，修饰指称词组的子句结构，即所谓的关系子句和名词补语句的类型很多。不只是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类型，同一种语言内部也可能有几种类型。本文以缅甸和中国的一种跨境藏缅语族语言——日旺语（独龙语）为出发点和主要实例，讨论汉藏语系语言中呈现的不同修饰子句类型结构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历史关系和发展途径。本文所用的描写方法是极点构式语法（参见 Croft 2001, 2022）。这种描写方法把比较概念的构式和具体语言的表达方式（也称“策略（strategy）”）分开来讨论。比较概念构式的名称包括所用的语义概念以及构式的命题功能，比如事物指称构式、事物修饰构式、事物述谓构式、属性指称构式、属性修饰构式、属性述谓构式、行动指称构式、行动修饰构式、行动述谓构式。本文讨论的是行动修饰构式在藏缅语族语言中修饰指称词组的表达方式。

日旺语（独龙语）是中国云南省贡山独龙族自治县与缅甸克钦邦毗邻地带的一种跨境语言，在中国叫独龙语，在缅甸叫日旺语^①。虽然学界公认日旺语（独龙语）是藏缅语族语言，但其具体支属尚有争论。笔者认为日旺语（独龙语）属于戎语支（LaPolla 2013, 2017b）。在

^① 详见 LaPolla (2000, 2001, 2003a, 2006a, 2006b, 2007, 2008a, 2008b, 2010a, 2010b, 2011, 2017b), LaPolla & Poa (2001), LaPolla & Sangdong (2015), 罗仁地、杨将领 (1996, 2007)。

本文中，笔者将使用自己调查获得的日旺语（独龙语）Mvtwang（Mvt 河）方言的语料作为论据。Mvtwang 方言是缅甸日旺语最核心的方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已成为缅甸日旺语各方言群体之间交流的通用语种和书写系统标准音^①。缅甸日旺人的总人口有 63000 人（Gordon 2005），因为日旺人在缅甸克钦邦是少数民族，因此他们除了说日旺语以外，一般还会说周围的景颇语、缅甸语和傈僳语。此外，因为缅甸日旺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所以大多数人也会说英语。独龙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贡山独龙族自治县独龙江两岸，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独龙族人口为 7310 人^②，主要以独龙语为母语，兼使用汉语西南官话，部分人会说傈僳语。

日旺语（独龙语）基本的类型特点，包括形态标记比较多、比较复杂；子句里有中心上的标记（head marking）和附属上的标记（dependent marking），即指称词组上有语义角色的标记（非强制使用的施事者、受事者、处所、工具、状语标记）；谓语上有等级制性（hierarchical）的人称标记（LaPolla 2010b）；有时范畴标记，即过去时、非过去时标记；过去时按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说话时间的距离分 4 种：刚发生的过去时标记、今天发生但超过两个小时的过去时标记、几天以内的过去时标记、一年到远古的过去时标记；有示证标记，用于分辨信息的来源；有貌（mood）标记，用于分辨言语行为；谓词在句末；不同指称词的位置是由信息结构决定的。词类的功能和动词的及物、不及物对分析日旺语（独龙语）来说是很重要的（LaPolla 2011）。在句法结构中，有许多不同词根出现在不同命题功能中的构式（LaPolla 2007）和不同论元结构的构式（LaPolla 2000）。下面以例句稍作说明（LaPolla & Poa 2001:16）：

(1) *Shvngbēi vgō vshvpmā yà:ngà rvt, vpú vgō vdv̄mē, wāē.*

shvngbē-í	vgō	vshvp-ā	yàng-à	rvt, vpú	vgō	vdv̄m-ē,
全部-AGT	头	摸-BEN	TMys-TR.PAST	因为 猫头鹰	头	平-NON.PAST:DECL

^① 在日旺语的书写系统（Morse 1962, 1963）中，除 i=[i], v=[ə], a=[a], ø=[u], q=[ʔ] 和 c=[s] 或 [ts] ([s]、[ts] 为自由变体，历史上为 [ts]) 外，大多数字母代表实际发音；声调标记为：以字母 a 为基础，高降调为 á，中调为 ā，低降调为 à，带塞音韵尾 -p、-t、-k、-ʔ 的音节都是高声调；不带声调的开音节不重读；冒号（:）表示非基本长元音。文中例句用 4 行标注：不区分形素、区分形素、语法标注、意译。语法标注缩略语为：1sg（first person single 第一人称单数）；1pl（first person plural 第一人称复数）；3dl（third person dual 第三人称双数）；3pl（third person plural 第三人称复数）；ADV（adverbial 状语标记）；AGT（agentive 施事者标记）；BEN（benefactive applicative 受益增论元标记）；CAUS（causative 致使前缀）；CL（classifier 分类词）；COM（comitative 与格标记）；COMPAR（comparative=‘above, over’ 比较标记=“…上，…超过”）；COP（copula 系词）；CSM（change of state marker 状态变化标记）；CT（topic of a copula clause 系词句主题）；DECL（declarative mood 陈述句标记）；DIR（direction marker (also has aspectual functions) 方向标记（兼体功能））；dl（dual 双数）；EXCL（exclamatory particle 感叹助词）；IPAST（3rd person intransitive past 第三人称不及物过去时）；LOC（locative (also used for dative, animate) 方所标记（也用作从格，有生标记））；MALE（male 男性）；MC（modifying clause 修饰句）；N.1（non-1st person actor (in a clause with a speech act participant) 非第一人称施事（有言语行为参与者的句子里））；NON（non- 非）；PFV（perfective 完整体）；pl（plural 复数标记）；PN（proper name 专名）；PROB（marker of probability 或然性标记）；PS（predicate sequencer (marks a non-final clause) 非末句标记）；PUR（purposive 目的标记）；RECIP（reciprocal marker, 交互态标记）；REDUP（reduplicated form 重叠形式）；REF（reference phrase marker 指称标记）；R/M（reflexive/middle 反身/中间态标记）；RM（reference phrase marker 指称标记）；RP（referential phrase 指称词组）；sg（single 单数）；TMhrs（marker of recent past (within a few hours) 刚发生过去时标记）；TMyrs（marker of remote past (several years at least) 远古过去时标记）；TNP（3rd person transitive non-past 第三人称及物非过去时）；TOPIC（topic marking particle 主题标记）；TR.PAST（transitive past 及物过去时）。

^② 参见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htm> [2022.12.22]。

wā-ē.

说-NON.PAST:DECL

据说,因为大家摸了它的头,猫头鹰的头现在是平的。

例(1)是一个因果主从句,第二个分句(主句)展示了日旺语(独龙语)独立子句的基本结构。独立子句一般有时、貌和示证标记。在这个例句里,时和貌由附着在 *vdým* “平”和 *wā* “说”后面的标记 *-ē* (非过去陈述句)来标记。而在第一个分句(从句)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句里还可以出现时标记,但没有貌标记,这是因为不是断言,而只是背景信息。

二 修饰指称词子句的类型

日旺语(独龙语)的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结构是所谓的“亚欧式”子句修饰构式的一种。Matsumoto, Comrie & Sells (2017) 讨论亚欧地区不同语言的“亚欧式”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结构时,认为这种结构跟印欧语系语言的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结构不一样,主要区别是“亚欧式”子句修饰构式的应用范围比较广,并进一步指出,印欧语系语言不能用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结构来表达的语义,“亚欧式”可以用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结构来表达,而且结构上常跟“名词补语”没有什么分别,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心词不一定是修饰子句的论元^①。此外,可参看 Matsumoto (1988a, 1988b, 1997, 2007, 2010)、Comrie (1996, 1998a, 1998b) 的研究。

日旺语(独龙语)修饰指称词组的子句结构包括所谓的“关系子句”和“名词补语子句”,而且各分两种:有指称标记(名物化标记)和无指称标记(LaPolla 2008b)。日旺语(独龙语)所有的修饰子句都是嵌入性(embedded)的,即都出现在指称词组的里面,没有类似英语的出现在句子层面的“非限制性的关系子句(non-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或其他邻接性的修饰指称词组子句,但是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偶尔也可以出现在中心词后面且有类似于“非限制性的关系子句”的功能,即增加有关中心词非限制性的信息。此外,如果中心词出现的话(常省略),修饰子句一般在中心词之前。日旺语(独龙语)的修饰子句和中心词组之间没有任何连接标记。如果中心词是修饰子句的论元,那么修饰子句就会缺少一个论元。因此,从 Nichols (1984) 的类型系统来看,可算作附属标记的类型(dependent marking type)。

(一) 无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结构

无指称标记的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的结构跟独立子句的结构基本上一样,只是没有貌标记,而且在修饰指称词组的子句中有时会缺少一个论元,而该论元出现在修饰子句后面,作修饰子句的中心词。例如(LaPolla & Poa 2001:41):

(2) *Vn̄ng wā bōng dēnī dēyaq gō wēdōnī lá:ngiē.*

[[*vn̄ng wā*]MC *bōng*]RP *dēnī dēyaq gō wēdōnī nī l̄ng-i-ē.*

PN 说 名字 今天 今晚 还 那-ADV 只 用-1pl-NON.PAST:DECL

叫作 Anang 的名字,至今我们还这样用。

例(3)为独立子句结构,其独立子句的主题 *bōng* “名字”作例(2)修饰子句的中心词。

^① 在所讨论的语言中,汉语修饰子句中心词的灵活性最为特别(LaPolla 2013, 2017a),基本上任何所指都可以当修饰子句的中心词。例如:

a. 不用洗手的自动马桶 (<http://nimb.blogbus.com/logs/52825568.html>)。

b. 好吃又不会胖的甜点 (http://yule.tv.tom.com/App_User_Video.php?video_id=21702)。

差别在于命题功能：例（3）是主题—述题结构，提供有关主题的断言；例（2）是中心词—修饰子句结构，提供的信息是帮助听话者识别中心词的所指。

（3）*Bòng nō vn̄ng wā-ē.* 名字叫作 Anang。

bòng nō vn̄ng wā-ē.
名字 TOPIC PN 说-NON.PAST:DECL

日旺语（独龙语）无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都在中心词之前，没有中心词之后的无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也没有中心词在修饰子句之内（head-internal）的结构。修饰子句可以直接接在中心词前面，不需要任何连接成分。子句里的大部分论元可以充当修饰子句的中心词^①，除了 A（actor of a transitive clause 施事者）、S（single direct argument of intransitive verb 不及物句的唯一直接论元）、P（patient of a transitive clause 受事者）以外，接受者（recipient）可以当作中心词。例如：

（4）*ngǎi lègā bok zóngbóngà gó.* 我给书的人。

[[ngǎi-í lègā bok zí-ng-bó-ng-à]MC gó]RP.
1sg-AGT 书 CL:书 给-1sg-PFV-1sg-TR.PAST CL:人

例（4）用具有分类功能的指人分类词 *gó* “个”作中心词。处所也可以作中心词。例如（LaPolla & Poa 2001:18）：

（5）*Dvmò n̄mlat vì yàng mòng bòng.*

[[[dvmò n̄mlat vì yàng]MC mòng]RP/MC bòng]RP.
PN 当初 存在 TMyrs 地方 名字

德木（神）早期住的地方的名字。

在日旺语（独龙语）里，指称词组修饰另一个指称词组时，不需要领属标记或其他的标记，只需把有修饰功能的指称词组放在被修饰的指称词组前面，如 *ngǎ lègā* “我（的）书”。在例（5）里，“修饰子句 + 中心词”形成的指称词组作为 *bòng* “名字”的修饰成分，形成更大的指称词组。

例（6）里有 *kv̄t* “时间”作为修饰子句的中心词，构成提供主句断言的事情发生的时间的指称词组（LaPolla & Poa 2001:33）：

（6）*dv̄bù nò chóngshì lù:ngì kv̄t, dv̄ngdè nō dv̄bop h̄m gō zeq l̄m bóà, wā.*

[[dv̄bù nò chóng-shì lùng-ì]MC kv̄t]RP, dv̄ngdè nō dv̄-bop h̄m
高兴 PS 跳-R/M 往上-I.PAST 时间 黄豆 豆 CAUS-腐烂 篮子

^① 虽然句子的大部分论元可以作修饰子句的中心词，但是在自然语料里我们没有发现包括表示与格功能 -ó 的构式和包括表示比较基准 *mv̄dvm̄* 的构式作修饰子句的中心词。这不一定是句法限制，很可能只是在有限的语料里没有出现。这是仅用自然语料和归纳法的主要限制，只能讨论语料里出现的形式，但语料里出现的形式不一定是所有有可能的形式。这里提供两个普通用法结构的例子：

a. *Lúnó jay vr̄á wē ílé, āpèní.* (Just Chatting 5)

[lún-ó] jay vr̄á wē í-lé ā-pè-ní.
PN-COM 多 合得来 REF COP-EXCL 这-MALE-dl
这两个（男孩），他们跟 Lun 相处得很好。

b. *Yā mv̄dvm̄ luqē.* (LaPolla & Poa 2001: 83)

[yā mv̄dvm̄] luq-ē.
这 COMPAR 多-NON.PAST:DECL
有比这个多的（地方）。

gō zeq lǐm bō-à wā.

也 压下 踩 PFV-TR.PAST 听说

听说，（梅花鹿）高兴地跳起来的时候，还踩到了（人家准备的）腐乳篮子。

例（7）为独立子句形式，其中的 kvt “时间”是背景主题，与例（6）一样，是提供断言的事情发生时间的指称词组。

（7）*Wēkvt nō rá vtǐng yǐngshà.* (Interview 24)

[wē-kvt]RP nō rá vtǐng yǐng-shà.

那-时间 TOPIC 又 返回 TMyrs-1pl.PAST

那个时候（我们）又回来了。

（二）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结构

日旺语（独龙语）有指称标记的子句修饰指称词组，其部分功能与无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一样，但结构不同。其实，带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结构的指称标记，历史上是修饰指称词组子句的中心词。通过比较例（8）和例（9）可以看出，例（8）为无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结构；例（9）为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结构，且指称标记来自指示词 wē “那”，类似例（5）的情况，这个结构就可以修饰另外一个中心词——bòng “名字”。

（8）*Vnǐng wā bòng dēnī dēyaq gō wē-dō nī lǐng-ì-ē.* (LaPolla & Poa 2001:41)

[[vnǐng wā]MC bòng]RP dēnī dēyaq gō wē-dō nī lǐng-ì-ē.

PN 说 名字 今天 今晚 还 那-ADV 只 用-1pl-NON.PAST:DECL

叫作 Anang 的名字，至今我们也还那样用。

（9）*Gvzà luq wē í-rvt, “wàng-cè” wā wē bòng vbá-ē.* (LaPolla & Poa 2001:47)

gvzà luq wē í-rvt [[[wàng-cè wā]MC wē]RP bòng]RP.

很多 够 RM COP-因为 PN 说 RM 名字

vbá-ē.

包括-NON.PAST:DECL

因为（人）很多，他们的名字包括叫作（Sangza）Wangce 的名字。

再比较例（10）和例（11）的差别，前者为无指称标记，后者为有指称标记。

（10）*Vpǐng Pū:ngí shvngōt dvtú yà:ngà mvshól sǐng cà:nò nò...* (LaPolla & Poa 2001:13)

[[vpǐng pūng-í shvngōt dvtú yàng-à]MC mvshól]RP sǐng

PN PN-AGT 教 指导 TMyrs-TR.PAST 故事 LOC

cǐn-ò nò...

跟着-TNP PS

根据 Apang Pung 所教的故事……

（11）*Rvwàng mvshól yālòng nō, dǐmshà-rì rīma:tà wē mvshól í-ē...* (LaPolla & Poa 2001:1)

rvwàng mvshól yā-lòng nō, [[[dǐmshà-rì-í rīm-at-à] wē]RP

日旺 故事 这-CL TOPIC 巫师-pl-AGT 传下来-DIR-TR.PAST 那

mvshól]RP í-ē...

故事 COP-NON.PAST:DECL

这日旺故事，是巫师一直传下来的故事……

如果所用的指称标记是 wē “那”语法化来的，而且中心词没有省略，那么有指称标记的

修饰子句和没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在用法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指称标记的时候，因为形成的是与中心词同指的指称词组，即指称词性同位结构，中心词常常可以省略。例如：

(12) *Tā rvgaqgaq í wē í, mà-shákèi.* (Interview 18)

[[tā rvgaq-gaq í wē]RP Ø]RP í mv-v-shá-ké-ì.
各 地方-REDUP COP RM 人 COP NEG-RECIP-知道-RECIP-1pl

我们是不同地方的（人），互相不认识。

(13) *Àngní nō kà gō gvzà mv-shòn wē vní-pè í dá:rì.* (Interview 21)

àngní nō [[kà gō gvzà mv-shòn wē]RP Ø vní-pè]RP í
3dl TOPIC 话 还 多 NEG-讲 RM 人 二-MALE COP
d'v-r-ì.

TMhrs-I.PAST

他俩呢，是两个不太会说话的（人）。

汉藏语系很多语言里，带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也可以出现在中心词后面，形成指称词组的同位结构，其功能类似于非限制性的修饰子句，但跟英语的非限制性的修饰子句不同，而且还有指称功能，只是带指称标记修饰子句的指称功能不是断言；后置的修饰子句嵌入指称词组内，不在句子层面上，如例（14）的汉语例句（孙宏开、刘光坤 2005:87）、例（15）的羌语例句（黄成龙、余文生 2007）和例（16）的拉萨藏语例句（Mazaudon 1978）以及例（17）的日旺语（独龙语）例句（Interview 55）：

(14) 又如，动词词根带鼻化元音的，往往会影响其后面的词缀也带上鼻化。

又如，[[动词词根]RP[带鼻化元音的]MC]RP，往往会影响其后面的词缀也带上鼻化。

(15) *mí fà xsə guəm the: tit̚su ŋuə̃ji.*

[[mí]RP [fà xsə guə-m]MC the:]NP tit̚su ŋuə̃ji.
人 衣服 新 穿-RM 那+CL 地主 COP-听说

听说那个人，穿新衣服的，是地主。

(16) *thep pēmè khī-pa the ŋeē yin.*

[[thep]RP [pēmè khī-pa]MC the]RP ŋeē yin.
书 PN:AGT 带-RM 那 1sg:GEN COP

那本书，Pema 带的，是我的。

(17) *Àngmaq shōlaqrérì wēdō mv-dī wē...*

[[àngmaq shōlaqrérì [wē-dō mv-dī wē]RP]RP.
3pl 年轻人-pl 那-ADV NEG-去 RM

他们年轻人，那样不去（教堂）的……

因为带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可以出现在这种同位结构中，而且带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可以单独（即没有中心词）有指称功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构式跟没有指称标记的构式不仅只是标记的差异，而且其结构也不同。

（三）关于日旺语（独龙语）修饰子句的结构

根据以上的分析，日旺语（独龙语）有 4 种修饰子句结构，它们也是藏缅语族语言中最常见的类型。

第一种，修饰子句直接放在中心词前面，没有指称标记，中心词不能省略。这是原始汉

藏语原有的结构，现在大部分语言还有残留的形式，如汉语的“过来人”。

第二种，修饰子句带指称标记，中心词可以省略。这种结构来源于第一种：原来的中心词虚化了，被重新分析为指称标记。这种带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可以用来修饰另一个指称词或词组。在汉藏语系的很多语言里，修饰子句结构与指称标记和领属结构有密切的关系（Matisoff 1972）。这是因为所谓的“关系子句结构”其实是指称词组，然后用来修饰另一个指称词组，即“指称词组 + 指称词组”，亦即“修饰 + 被修饰”结构。之所以有这样的演变，是因为汉藏语系语言有一种发展趋势，那就是常用“指称词组 + 指称词组”结构。此外，也因为是有指称标记的结构，也就是说有指称功能，而且与中心词同指，所以，中心词（即被修饰的指称词组）可以省略，形成所谓的“无中心词修饰子句”。另外，因为“指称词组 + 指称词组”的功能是指称，所以在很多语言里，修饰子句常常可以出现在中心词后面，形成名词性同位结构。

第三种，有指称标记和领属标记。尽管“指称词组 + 指称词组”结构是原始汉藏语的领属结构，但有些语言已经发展出领属标记。因此，那些语言带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也用领属标记，比如古藏文的前置修饰子句也是领属结构。例如（DeLancey 2002）：

（18）མྱེད་པོ་མེད་པའི་བུ་ལྷན་ཆུང་འདི། 这没有师傅的苦行僧。

[[slobdpon med-pa]MC-'i bñtulzhugschan 'di]RP.

师傅 无-RM-GEN 苦行僧 这

要分辨有指称标记、连接（领属）标记结构与有指称标记、没有连接标记结构，如日旺语（独龙语）和汉语，很多学者在讨论修饰子句和指称标记时，提到指称标记是从指称词演变来的，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指称词演变为指称标记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修饰子句 + 中心词”的结构。不同指称标记的虚化程度不一样，所以要注意每一个指称标记的具体用法和语义（参看 DeLancey 1997）。

第四种，带指称标记修饰子句的标记、中心词可以省略。这种结构跟第二种基本一样，但所用的指称标记来源于指示词 *wə* “那”。这种结构是后起的，不同语言里指示词演变为指称标记或从句标记的例子不少，比如英语的 *that: the car [that I bought]MC* “我买的那辆车”。在藏缅语族语言里，如 Angami 语、Lotha 语的 *-ò*（Herring 1991）和 Singpho 语的 *wa*（Morey 2006）可能有类似的发展路径。汉语“的”字的来源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路径（冯春田 1990）。

（四）日旺语（独龙语）之外的两种修饰子句结构类型

如上所述，日旺语（独龙语）及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修饰子句结构主要有 4 种，包括常见的有标记修饰子句结构、无标记修饰子句结构、有指称标记和领属标记修饰子句结构、指称词组同位结构（即修饰子句出现在中心词后面）。但是，汉藏语系还有很多语言和日旺语（独龙语）一样不具有另外两种修饰子句结构类型：第五种“核心内嵌关系子句（中心词出现在修饰子句中）”和第六种“并列句结构”。分述于下。

第五种，中心词出现在修饰子句里面，即所谓的“核心内嵌关系子句（head-internal relative clause）”。如例（19）的羌语（黄成龙、余文生 2007）和例（20）的拉萨藏语（Mazaudon 1978）：

（19）*themlewu stuaha təbəlji thalə qa sətc dasa.*

[[themle-wu[stuaha]RP tə-bəl-ji]MC/RP tha-lə]RP qa sə-tehə da-sa.

3 复-施事 饭 方向-做-状态变化 那-锅 1 单 方向-吃 方向-完:1 单

他们做的那锅饭我吃完了。

(20) *pēmè thep khī pa the ŋeē yin.*

[pēmè [thep]RP khī-pa the]MC/RP ŋeē yin.
PN:AGT 书 带-RM 那 1sg:GEN COP

Pema 带的那本书是我的。

第六种，是“并列句结构（co-relative structure）”，主要出现在印度东北部的藏缅语族语言里。这种结构是由于印度东北部的藏缅语族语言受印度的印欧语系语言的影响发展出来的。在这种结构里，修饰子句不是嵌入中心词的指称词组里，而是修饰子句和中心词组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句子里面。藏缅语族语言常常用借来的代词作标记，比如 Uttar Pradesh 的藏缅语族语言——Chaudangsi 语（Krishan 2003:412）：

(21) *hidi aṭi siri hle [joṭ nyarə ra-s]MC.*

这 那 男孩 COP 那 昨天 来-PAST

这是那男孩子，昨天来的人

（五）日旺语（独龙语）的“名词补语”结构

从印欧语系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名词补语”结构跟以上讨论的修饰子句结构常常很类似，不同之处是补语子句不缺少论元，而且中心词不是补语子句的论元，是描写子句性质的词。试比较例（22a-b）英语的例子：

(22) a. [**the fact** [that he is coming]MC]RP（名词补语结构）

b. [**the facts** [that he brought up Ø in the meeting]MC]RP（关系子句结构）

可见，英语关系子句的中心词不能省略，但名词补语的中心词可以省略^①。在日旺语（独龙语）中，“名词补语”结构跟修饰子句结构一样，也分带指称标记名词补语和不带指称标记名词补语两种，而且带指称标记时，中心词可以不出现。例如：

(23) *Àng dīwē (mvtú) nō vmpà wñlím rvt íē.*

[[àng dī-wē]NC mvtú]RP nō vmpà wñlím rvt í-ē.
3sg 去-RM 原因 TOPIC 食物 买-PUR 因为 COP-NON.PAST:DECL

他去的原因呢是为了买吃的。

(24) *dvbvnshì yàng wē mvshól.* (LaPolla & Poa 2001: 4)

[[dv-bvn-shì yàng wē]NC mvshól]RP.
CAUS-迁徙-R/M TMyrs RM 故事

（日旺人）迁徙的故事。

日旺语（独龙语）的“名词补语”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也是“亚欧式”子句修饰构式的特点，即不区分所谓的“关系子句”结构和“名词补语”结构，只是中心词在语义上的性质和功能不同：“关系子句”的中心词是主要的指称词，修饰子句能帮助听话者辨认出其所指；“名词补语”的修饰子句是主要的指称成分，中心词只是描写修饰子句所提到的事情的性质，如“事实”“谣言”“想法”，等等。

^① 汉语的情况相反，所谓“关系子句”的中心词可以省略，但“名词补语”的中心词不能省略，要不然会变成关系子句。

三 修饰子句的历史发展

上文我们讨论了汉藏语系语言修饰子句结构的类型，现在来讨论汉藏语系语言修饰子句的历史发展演变，还是以日旺语（独龙语）为例。在日旺语（独龙语）的修饰子句构式里，分类词或泛指指称词可以作为中心词。例如：

(25) *Mvjènà tok rángà dvgvp nō...* (Interview 32)

[[Mvjènà tuq rá-ng-à]MC dvgvp]RP nō...
Myitkyina 到达 DIR-1sg-TR.PAST 时间 TOPIC
我来到 Myitkyina 的时候呢……

(26) *Chvngnvn̄ngpè nō, c̄vnshì wē vn̄ipè wāpè íē.* (LaPolla & Poa 2001:3)

chvngnvn̄ng-pè nō [[[c̄vn-shì wē]MC Ø vn̄i-pè]RP
PN-MALE TOPIC 学习-R/M RM 二-MALE
wā]MC-pè]RP í-ē.
说-MALE 是-NON.PAST:DECL

Changnang 是叫作第二学习者的男人。

这样的成分作修饰子句的中心词时，常常被重新分析并当作一种指称标记。比如说日旺语（独龙语）的泛指名词 *pà* “东西”作修饰子句中心词的结构被重新分析为指称标记结构：

(27) a. *kàtvppà* 抓住话的东西 > 录音机

[[kà-tvp]MC-pà]RP
话-抓住-东西

b. *vhōòpà* 笑它的东西 > 玩笑话

[[vhō-ò]MC-pà]RP
因…而笑-TNP-东西

原来的修饰子句中心词被重新分析为指称标记并构成修饰子句结构后，就可以用来修饰指称词组并再进一步发展，有 3 个发展阶段：①没有标记的修饰子句修饰指称词组；②修饰子句的中心词被重新分析为指称标记；③用这种带指称标记的子句来修饰指称词组。

这就是很多语言带指称标记修饰子句结构的来源。严格地说，这种结构不是“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的修饰子句结构，而是“指称词组修饰指称词组”的结构。如果用构式语法的术语来讲，那就是“物体修饰构式”。

这样的结构基本上跟日旺语（独龙语）带由指示词 *wē* “那”语法化而来的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结构一样，但指称词虚化为指称标记以后，其原来的指称用法常常影响指称标记结构的用法（参看 LaPolla 2008a）。在语法化理论里，这种现象称为“持久性（persistence）”（Hopper 1991:22）。例（26）里的指称标记 *pè* “男性（male）”由亲属称谓词 *pè* “父亲”语法化而来，它可以用来构成名词。例如：

(28) *dàmshà wāpè* 巫师（做巫师工作的男人）

dàmshà wā-pè
巫师工作 做-Male

指称标记 *pè* “男性”所构成的名词，也可以修饰另外一个名词。例如：

(29) *dàmshà wāpè mvshól* 巫师的故事

dàmshà wā-pè mvshól
巫师 做-Male 故事

日旺语（独龙语）的 *shvrà* “地方”已经虚化为指称标记 *-rà*，可以用来构成名词。例如：

(30) *góngrà* 进入的地方（入口）

góng-rà
入-处

指称标记 *-rà* 所构成的名词也可以修饰别的名词。例如：

(31) *góngrà hwáng* 门口

góng-rà hwáng
入-处 洞

在羌语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语法化过程（LaPolla with Huang 2003:223），指称词性成分 *mi* “人”因为经常作修饰子句的中心词，被重新分析为有生命施事者的指称标记，而带这个指称标记的句子可以用来修饰包括 *mi* “人”在内的另外一个指称词组，指称标记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这个标记现在已经简化为后缀 *-m*。与此相同的发展过程也发生在不丹的藏语中，并且其指称标记的形式仍然是 *mi*。例如（Thinley 2008:116）：

(32) *naŋ=na oŋ=mi mi* 进来的那个人

[[里面 =LOC 来 =RM]MC 人]RP

可见，在看古代文献和在构拟原始语时，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古代的形式和现在的形式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古代的结构、用法和意义可能跟现代的不一样。比如《春秋左传·隐公·传》第一句话（杨伯峻 2018:1）：

(33) 惠公元妃孟子。

这里的“孟子”不是姓氏“孟”加对人的尊称“子”；相反，“子”是姓氏，为春秋时期宋国姓，而“孟”为排行，即诸侯国王公正夫人生的第一个孩子，如“孟、仲、叔、季”的“孟”。如果按照现代的思维来看古书，就会误会其本意。在探讨原始藏缅语或者原始汉藏语修饰子句时，虽然可以看到类似现在的带指称标记结构，但是在当时不是指称标记结构，而是第一种修饰子句结构——无标记修饰子句结构，中心词直接跟在修饰子句后面。

四 结 论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中修饰指称词的子句构式，在结构类型上可以分六种：第一种是没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直接修饰指称词构式；第二种是有指称标记却无中心词的修饰子句构式；第三种是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修饰指称词构式；第四种是有指称标记和领属标记的修饰子句修饰指称词构式；第五种是有指称标记中心词内嵌修饰子句构式；第六种是并列句修饰子句构式。

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中，不仅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构式类型，而且同一种语言也可能呈现几种构式类型。历史上，前 5 种类型的构式在习俗化（conventionalization），即语法化的过程中有密切关系。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第一种是最古老的结构，第二种历史上来自第一种，由有泛指中心词，如“人”“地方”“东西”，或者指示词的修饰子句构式被重新分析为

指称词组，而原来的中心词被重新分析为指称标记后缀；第三种构式来自第二种构式，因为“指称词组修饰指称词组”这个结构是常见的，说话者就用第二种结构的指称词组来修饰另外一个指称词，即“有指称标记的修饰子句修饰中心词”的结构，也就是“指称词组+指称词组”结构，这类似于合成词组，而且有时候修饰子句可以以同位结构后置于中心词的形式出现。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常见的修饰子句构式经历了从无标记到有标记再到修饰子句修饰指称词组的3个发展历程，而第四种构式类似于合成词组的结构在很多语言里也是领属结构，如汉语的“我母亲”。如果某种语言，如藏语，用领属标记来连接领属者和被领属者，那就产生了指称标记和领属标记共现的第四种结构构式。第五种构式很少见，一定要搜集足够的语料才有可能找到一例，其来源与第二种一样，但修饰子句不缺论元，听话者要推测句中哪一个论元是中心词；但这种推测还比第二种结构构式的推测容易，因为选择有限。第六种构式只出现在印度东北部与印欧语系语言有比较深的接触的藏缅语族语言里，而且常常借印欧语系语言的代词来构成。

所谓的“名词补语”的结构，与上面讨论的第一、二、三种构式一样，是“亚欧式”子句修饰构式的特点，即结构上不区分所谓的“关系子句”结构和“名词补语”结构。

本文的研究表明，修饰指称词子句构式的来源和现在的结构会影响各种类型的现代用法，因此，我们在分析语言的时候，要弄清楚修饰子句的结构和历史来源及发展途径。这也是要回答类型学的三个核心问题：“有什么样的形式、哪些形式在哪里出现、为什么出现在那里（What's where, why?）”。

参考文献

- [1] 冯春田. 1990.《试论结构助词“底”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第6期。
- [2] 黄成龙、余文生（Jonathan P. Evans）. 2007.《羌语关系子句的类型》，《汉藏语学报》（第1期）第1-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3] 罗仁地、杨将领. 1996.《独龙语/日旺语动词的返身态和中间态标记》，载戴庆厦主编《中国民族语言论丛》（一）第13-34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4] 罗仁地、杨将领. 2007.《从语言、方言的比较看语言的历史演变》，《汉藏语学报》（第1期）第120-1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5] 孙宏开、刘光坤. 2005.《阿依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6] 杨伯峻. 2018.《〈春秋左传〉注》（上），北京：中华书局。
- [7] Comrie, Bernard. 1996. The unity of noun-modifying clauses in Asian languages. In *Pan-Asiatic 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pp. 1077-1088. Salaya, Thailand: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for Rural Development, Mahidol University at Salaya, 8-10, January.
- [8] Comrie, Bernard. 1998a. Attributive clauses in Asian languages: Towards an areal typology. In Winfried Boeder, Christoph Schroeder, Karl Heinz Wagner & Wolfgang Wildgen (eds.), *Sprache in Raum und Zeit: In Memoriam Johannes Bechert*, Band 2, pp. 51-60. Tübingen: Gunter Narr.
- [9] Comrie, Bernard. 1998b. Rethinking the typology of relative clauses. *Language Design*, 1: 59-86.
- [10]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1] Croft, William. 2022. *Morphosyntax: Construction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2] DeLancey, Scott. 1997.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gradience of categories. In J. Bybee, J. Haiman & S. Thompson (eds.),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pp. 51-6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 [13] DeLancey, Scott. 2002. Relativization and nominalization in Bodic.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Special Session on Tibeto-Burman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15-18, February), pp. 55-72. Berkeley, CA: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14] Gordon, Raymond G. Jr. (ed.). 2005.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Fifteenth edition). Dallas, Tex.: SIL International. Online version: <https://www.ethnologue.com/language/raw/> [2023.1.26]
- [15] Herring, Susan C. 1991. Nominalization, relativization, and attribution in Lotha, Angami, and Burmese.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4(1): 55-72.
- [16]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Elizabeth C. Traugott &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pp. 17-35. Amsterdam & New York: Benjamins Pub. Co.
- [17] Krishan, Shree. 2001. Chaudangsi. In Randy J. LaPolla (ed.),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Uttar Pradesh*, Vol. II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Zhangzhung and Related Languages in the Indian Himalayas*.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18] LaPolla, Randy J. 2000. Valency-changing derivations in Dulong-Rawang. In R. M. W. Dixon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Changing Valency: Case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pp. 282-3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 LaPolla, Randy J. 2001. Dulong texts: Seven narrative and procedural text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2): 1-39.
- [20] LaPolla, Randy J. 2003a. Dulong. In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pp. 674-68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21] LaPolla, Randy J. 2003b. An overview of Sino-Tibetan morphosyntax. In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pp. 22-4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22] LaPolla, Randy J. 2006a. Copula constructions in Rawang. In Dah-an Ho, H. Samuel Cheung, Wuyun Pan & Fuxiang Wu (eds.), *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ese and Neighboring Languag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ng-hsin Ting on His 70th Birthday*, pp. 1059-107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23] LaPolla, Randy J. 2006b. Clause linking in Dulong-Rawang. Invit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kshop on the Semantics of Clause Linking,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La Trobe University, 24, May.
- [24] LaPolla, Randy J. 2007. Word-class-changing derivations in Rawang. Invit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kshop on Word-class-changing Derivations,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La Trobe University. 13, July.
- [25] LaPolla, Randy J. 2008a. Nominalization in Rawang.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1(2): 45-66.
- [26] LaPolla, Randy J. 2008b.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s in the Rawang languag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4): 797-812.

- [27] LaPolla, Randy J. 2010a. 'Transitivity harmony' in the Rawang language of northern Myanmar. In L. de Beuzeville & P. Peters (eds.), *From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Parameters of Language Variation — E-Proceedings of the 2008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s Society*, pp. 1-9. University of Sydney, 2-4 July. Published 2010 Online: <https://ses.library.usyd.edu.au/bitstream/2123/7107/1/ALS2008LaPolla.pdf>
- [28] LaPolla, Randy J. 2010b. Hierarchical person marking in Rawang. 载戴昭铭、A. J. 马提索夫主编《汉藏语研究四十年》第 107-113 页,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29] LaPolla, Randy J. 2011. On transitivity in two Tibeto-Burman languages. *Studies in Language*, 35(3): 639-649.
- [30] LaPolla, Randy J. 2013. Arguments for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In Tseng Chiu-yu (ed.), *Huma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pp. 33-57.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31] LaPolla, Randy J. 2017a. Noun-modifying clause construction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In Yoshiko Matsumoto, Bernard Comrie & Peter Sells (eds.), *Noun-Modifying Clause Constructions in Languages of Eurasia: Reshaping Theoretic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pp. 91-103.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 [32] LaPolla, Randy J. 2017b. Dǔlóng 独龙 language. In Rint Sybesma (ed.),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eiden: Brill. http://dx.doi.org/10.1163/2210-7363_ecll_COM_00000250 [2023.1.26]
- [33] LaPolla, Randy J. with Huang Chenglong. 2003. *A Grammar of Qiang, 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34] LaPolla, Randy J. & David Sangdong. 2015. *Rawang—English—Burmese Dictionary*. Online: <https://rawang.webonary.org>
- [35] LaPolla, Randy J. & Dory Poa. 2001. *Rawang Texts*. Berlin: Lincom Europa.
- [36] Matisoff, James A. 1972. Lahu nominalization, relativization, and genitivation. In John P. Kimball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I, pp. 237-257. New York & London: Seminar Press.
- [37] Matsumoto, Yoshiko. 1988a.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noun-modifying constructions in Japanese.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p. 166-175.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38] Matsumoto, Yoshiko. 1988b. *Grammar and Semantics of Adnominal Clauses in Japa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D. dissertation.
- [39] Matsumoto, Yoshiko. 1997. *Noun-Modifying Constructions in Japanese: A Frame Semantic Approac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40] Matsumoto, Yoshiko. 2007. Integrating frames: Complex noun phrase constructions in Japanese. In Susumu Kuno, Seiichi Makino & Susan Strauss (eds), *Aspects of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Noriko Akatsuka* (Gengogaku no Syosoo: Akatsuka Noriko Kyoozyu Kinen Ronbunshuu), pp. 131-154. Tokyo: Kurosio Publishers.
- [41] Matsumoto, Yoshiko. 2010. Interactional frame and grammatical descriptions: The case of Japanese noun-modifying constructions. *Constructions and Frames*, 2(2): 136-157.
- [42] Matsumoto, Yoshiko, Bernard Comrie & Peter Sells (eds.), *Noun-Modifying Clause Constructions in Languages of Eurasia: Reshaping Theoretic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 [43] Mazaudon, Martine. 1978. La formation des propositions relatives en tibéta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73(1): 401-414.

- [44] Morey, Stephen. 2006. Clausal nominalization in Numhpuk Singhp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Nominalization in Tibeto-Burman, La Trobe University, 3 August.
- [45] Morse, Robert H. 1962. *Hierarchical Levels of Rawang Phon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M.A. thesis.
- [46] Morse, Robert H. 1963. Phonology of Rawang.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5(5): 17-41.
- [47] Nichols, Johanna. 1984. Another typology of relatives. *Proceedings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0: 524-541.
- [48] Thinley, Namgay. 2008. *Dzongkha Nominalization*. La Trobe University M.A. thesis.

On the Typology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ference Phrase Modifying Clauses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With the Rawang-Dulong Language as Our Starting Point

Randy J. LaPolla

[Abstract] In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the Sino-Tibetan family,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clause structures modifying referential phrases, namely the so-called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s and “noun complement” structures. Not only do different languages have different types, but the same language can also have different types. Several types are possible. Based on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taking the Rawang-Dulong language as our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tructures presented by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how they developed.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the surrounding languages, the clause structure for modifying referents is oft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ferential marker (nominalization marker) structure and possessive struc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three structures. Historically, the structure of modifying clauses with a generic head word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uffixal referential marker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odifying clause structures with referential markers. Since the resulting modifying clause itself has a referential function, the structure of “modifying clause + head word” is the structure of “referring phrase + referring phrase”, and the modifying clause can appear in apposition after the head word. The modifying clauses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have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from unmarked to marked and then to modifying clauses modifying referring phrases.

[Keywords] Sino-Tibetan languages Rawang-Dulong language modifying clauses noun complements linguistic typology

（通信地址：519087 珠海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语言科学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 李云兵】